



夷梦◎著

我在051公安局十年

FILE X 研究所档案

2

近年来最轰动中国的 绝秘档案大曝光

亲历者向你讲述神秘研究所不曾公开的骇人案件

法医系天才挑战美国“非自然事件调查组”！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X 档案研究所 2

我在 051 的诡秘十年

夷梦

新星出版社

目 录

内容简介.....	3
无限逃杀.....	4
古寺诡佛.....	9
邪恶人性.....	19
阁楼孤魂.....	28
地下赌场.....	37
壶中侧记.....	45
颈中巨疮.....	50
天兵外记.....	55
卫氏阴宅.....	60
烧面神婆.....	68
炼狱劫数.....	77
重症危楼.....	84
恐怖病毒.....	91
白鳞妖龙.....	99
无头刑天.....	108
上古遗迹.....	117
夺魂白花.....	126
吞人古井.....	136

内容简介

051 是个异常神秘的机构，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，或者它为什么存在。从 2011 年起，官方才逐渐公开了一小部分有关“051”所参与研究的非自然事件。

法医系天才新生白小舟从小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她的父母在飞机上离奇失踪，经调查，竟与美国 FBI“非自然事件调查组”有着莫大关联。于是，忧虑恐惧的她在阴差阳错之下走进了学校深处的 051 研究所，在这里，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离奇诡谲案件。

《X 档案研究所 2》继续讲述法医系新生白小舟加入 051 遭遇的诡秘事件：军方接到了某市精神病院打来的电话，声称病院内有“鬼”吃人，之后便与外界断绝了联系。军方派人入院查探，一去不回。不得已请出 051 成员，白小舟等人潜入病院，才发现病院内已沦为地狱，提着刀游走的杀人魔王、被开膛破肚却依然四处行走的重症病人、如同异形的吃人怪物，这一切究竟是幻象还是真实？病院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人秘密？某市发生离奇杀人案，警方以沉重的代价杀死了凶手，却发现凶手竟是一具无头男尸，而尸体的双乳长有眼睛，肚脐长有嘴巴，竟是传说中的刑天。《山海经》中所提到的怪物究竟是否真实存在？地震后浮出地面的远古遗迹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

无限逃杀

在一个阴暗的房间，只有二十几个电视屏幕还亮着光，屏幕上各种各样的头像和资料快速地跳动，空气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味道。

“选好这次的目标了吗？”有人低低地问。

“C市两百万人口，全都收录进系统中。”另一个人往桌上的一个红色按钮上一指，“现在只等您按下启动键，开启今年的游戏了。”

那个人往前走了一步：“真是让人期待啊，不知道今年会选出一个怎样的猎物，如果太弱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先生请放心，如果猎物在三天之内死去，我们还可以选出下一个猎物。以此类推，直到有人撑过三天为止。”

“那就开始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”他在红色按钮上按下，电脑屏幕快速闪动后停在同一份资料上。

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，皮肤雪白，一年四季总是戴着橡胶手套。

“白小舟，女，十九岁，凝华学园法医系大一学生，父母都在国外，国内没有亲人。”

“很好，很适合做猎物。只是这么年轻，这么柔弱，恐怕死得会很快吧。”

“先生，我们已经三年没有选到年轻漂亮的女孩，观众早就想换换口味了。”

“那就开始吧。”

农历六月十四，诸事不宜。

这天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，原本是心情舒畅的一天，但白小舟却遇到了她人生中最狗屁倒灶的事情。

刚上完解剖课出来，她饿得肚子咕咕直叫，便在快餐店买了个汉堡，打算去研究所边看书边吃，忽然一辆宝马朝自己开过来，缓缓停在她的面前。她绕过车继续往前走，车窗摇下，露出一张明艳动人的脸。

“你就是白小舟？”

她停下步子，回头看她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，看不出年岁，一身名牌自不必说，妆容也化得极为精致，眼角唇边无不流露出她的端庄和高贵。

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我是翊凯的母亲。”

“啪。”手中的汉堡跌落在地，滚了几滚，钻进草丛中。

“呃，伯母好。”

“上车吧，我想跟你聊两句。”

白小舟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开门坐了进去。车内弥漫着一丝幽兰的香味，她忍不住问：“是点的‘幽兰露’吗？”

“你知道‘幽兰露’？”朱夫人有些惊讶。

“小时候外公经常点的，这是我外公最喜欢的香。”

“你外公？”朱夫人更加惊讶，“你外公是？”

白小舟岔开话题：“伯母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朱夫人沉默一阵：“你喜欢我儿子吗？”

白小舟没想到她这么直接，脸腾地一下红了：“呃，伯母，这，这……这一定有什么误

会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并不喜欢他，只是在耍他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！”白小舟紧张得语无伦次，朱夫人笑起来，无奈地叹息：“你这么老实，进了我家可怎么活啊。”

“呃。”白小舟的眼睛瞪得宛如铜铃。她在说什么？什么进了她家？八字没一撇的事，这不觉得太快点儿了吗？

“你不要误会。”朱夫人淡淡地说道，“我这次来，是想告诉你，我儿子很喜欢你，前两天他才刚刚打电话回来，说不愿意继承朱家的事业了。”

“呃。”白小舟眼睛瞪得更大，“阿姨，您……不会真的以为他这么做是为了我吧？”

“我们朱家是世家，肯定是不能什么人都容许进门的。”朱夫人的语气彬彬有礼，听来却极为刺耳，“何况是长房长孙的媳妇，必定也要出身名门。家世很重要。翊凯知道族里的人不会同意，才什么都没说直接请求离开朱家。”

白小舟吸了口冷气，顿时明白她此行的目的。她又囧又怒，脸上虽然还尽量保持着笑容，眼神却已经变得冰冷逼人。

“看你也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你应该知道，翊凯是朱家近百年来最优秀的继承人，族中的长辈对他都抱以厚望，我们朱家不能没有他。”朱夫人情真意切地说，“小舟，你说对吧？”

白小舟笑容依旧：“阿姨说得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”

朱夫人松了口气：“我就知道，翊凯喜欢的女孩，一定是知书达理的。你若有什么要求，请尽管提。”

“阿姨，您误会了。”白小舟挑起眼角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您那句‘家世很重要’说得很对。所以我一直担心我父母不会接受翊凯。不过好在他也出身世家，也不算辱没了我们的家门，只要品行好，想来我父母也不会反对。”

朱夫人脸上的表情变得僵硬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阿姨，或许你误会了，翊凯不想继承朱家说不定只是想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他可不是一个为了女人就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人。”白小舟打开车门，“我还有课，告辞了。”

“站住。”朱夫人脸色阴沉，“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你不过是个……”

“对了。”白小舟侧过脸来，补充道，“您不是问我外公是谁吗？我外公姓卫，叫卫天磊。”

朱夫人陡然变色，惊恐地望着她。十九年来白小舟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她踩着欢快的步子离开，世界又变得风和日丽、阳光明媚。

朱夫人坐在后座上，脸色阴晴不定。司机低声说：“夫人，少爷来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车门打开，朱翊凯坐了进来，拉长了脸问：“妈，我说过请你不要来找小舟麻烦！”

“我找她麻烦？我哪里敢找她麻烦，是你亲娘被她羞辱了一顿。”朱夫人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“你小子行啊，连卫先生的外孙女都能让你追到。”

朱翊凯额头上满是黑线：“妈，素质，注意你的素质。”

“怎么，我天天扮贵妇，就不许我在自己儿子面前原形毕露吗？”朱夫人瞪着他说，“你到底打算怎么样？真要放弃朱家？”

“我想请朱家放过我。”

“咱们来做个交易吧。”朱夫人双手抱胸，脸色转晴，“我替你把她娶到手，你乖乖回来给我当继承人。”

“妈，你这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吧？”朱翊凯不满地说，“难道我要娶她，还需要你来帮忙？”

“傻小子，她是卫先生的外孙女，你真的以为随便什么人都能娶她吗？”

朱翊凯愣住。

“卫先生的外孙女，是有婚约的。”

瞿思齐气急败坏地冲进研究所，秦哲铭正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咖啡。“你咋了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吗？眼圈黑得像熊猫了。”

“我做了个梦。”他黑着半边脸说。

“梦见什么了？”秦哲铭暧昧地挑了挑眉，“难道梦见小舟和凯子结婚了不成？”

瞿思齐瞪了他一眼：“我梦见小舟被人追杀。”

秦哲铭愣了一下，他当然知道瞿思齐的本事。沉默了一阵，他拿起桌上的电话：“给龙老师打电话。”

“打过了，她宿醉未醒，让我下午再叫她。”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“是司马接的电话。”

秦哲铭的眼神又变得暧昧起来：“既然她这么说，那就没事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去守着她。”

“我正有此意。”他从包里掏出一把钥匙，走向屋角那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。秦哲铭惊得差点儿没握住咖啡杯：“你，你怎么会有那屋的钥匙？”

“龙老师给的。她让我来取一件东西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，“钥匙是司马送来给我的。”

秦哲铭连忙凑过去，这间屋子里锁着很多以前搜集来的法器，算是个小小的藏宝库，他还从来没见过里面的东西。

钥匙似乎是特制的，伸进锁孔，也不用转动，门锁自己像陀螺般转动起来，转了足足半分钟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门开的刹那就像某个结界被撕开了一样，两人都能感觉到迎面而来的凛冽杀意。那杀意像风，刺得人浑身骨头都疼，就好像里面存放着一件杀人无数、饮血无数的可怕武器。

秦哲铭本能地后退一步，他没什么异能，通常这种时候还是选择跑路比较好。他侧过去看瞿思齐，这个油嘴滑舌、玩世不恭的少年此时脸色严肃得像另一个人。瞿思齐目不斜视，步伐矫健，大步走进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内，从一只红木柜子下面拖出了一只长条形的木头盒子来。

“这就是龙老师让你拿的东西？”秦哲铭问。

“他说门开之后，如果听到有人叫我，顺着声音去取就行了。”瞿思齐毫不费力地将盒子放在桌上，用手一摸，锁就开了：“锁好像坏了，几百年的老古董了，不知道里面的东西还能不能用？”

秦哲铭捡起锁，那是古代的子母锁，黄铜铸造，非常坚硬耐用，可以使用上千年。

瞿思齐打开盒子，里面静悄悄地躺着一把长剑，木质剑鞘上的红漆已经斑驳不堪，好在木材坚硬，还没坏。

“是把宝剑？”他将剑拔出来，顿时愣住了。

那是一把断剑，从剑身当中生生折断，剑身已经生了绿色的铜锈，剑刃钝得可能连豆腐都切不开。

两人呆若木鸡。

“龙老师……她在忽悠我吧？”

白小舟心情很好，为了纪念这难得的好心情，她打算回寝室换件衣服出去逛街。她所居住的是桃蹊园的别墅，舒适的确很舒适，悲剧的是她很懒，不喜欢打扫，除了自己那间卧室和客厅，其他房间都落满了一层薄薄的灰。她从衣柜里找出一条粉红色纱裙换上，又整理了一下头发，瞬间好像从邋遢的三十岁大妈变回了十九岁小姑娘。果然人靠衣装，马靠鞍装，虽然她已经被封为法医系怪胎之首，但拾掇一下还是能够看的。

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起来，她愣了一下，回头去看床头柜上的座机。这部电话是寝室自带的，从她搬进来起就从来没响过，她没有多少朋友，跟人联系都用手机，几乎没人知道这部电话的号码。

那么，会是谁打来的？

她带着满心的疑惑拿起话筒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白小舟，你被猎人游戏选中，从现在开始，将会有杀手前来杀你，你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逃跑。记住不要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别人。否则知道秘密的人都会成为猎杀的对象。”

对方的嗓音低沉暗哑，像是经过仪器变声，白小舟翻了个白眼：“拜托，今天又不是四月一日愚人节，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你是瞿思齐？还是秦哲铭？”

“既然你不肯相信，就请仔细看。”

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她觉得一股劲风扫过脸颊，手中空荡荡的，转头一看，话筒已经只剩下半截了；再回头，墙壁上有一个小洞，窗玻璃上也有一个小洞，裂纹如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。她睁大眼睛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走上前去轻轻一碰。

“哗啦”一声脆响，玻璃轰然碎裂，她慌忙躲闪，才没有受伤。

子弹！那是子弹！

这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有人要杀她。

她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竟然是一串零。她犹豫了一阵，终于接了电话。

“再次提示，这不是玩笑。您还有两小时五十七分三十二秒的时间逃跑，三十一秒、三十秒、二十九秒……”恐惧一下子袭上来，她将手机往外一扔，打开窗户四处查看，什么都没有，桃蹊园里还是如往常一般静谧安宁。

她第一次在这样宁静的园子里感觉到了凛冽的杀意。

呆了半分钟，她收拾了几件衣物和必需品，外公的笔记自然也是不能少的，她从抽屉里取出那本笔记，一件硬硬的东西从书本里滑落，她的眼睛顿时大如铜铃。

借书证！又是借书证！

她记得很清楚，借书证被她丢失在贵州的山林里，蛊母死后她曾到鬼村的位置寻找过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如今，它又完整无缺地出现在她的屋里。

难道她身上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，借书证自己找回来了吗？

时间紧迫，她来不及多想，拎着旅行箱向 051 奔去。一路上她总觉得有人盯着她，各种各样的视线结成了一张密密的网，从四面八方朝她笼罩下来。

她改变了主意，转身来到人来人往的伐檀大道，给朱翊凯打电话。

“小舟，你在哪里？”他有些紧张，“我妈妈的事，你没生气吧？”

“我遇到了麻烦。”白小舟实在没有心情去管那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朱夫人，“我在伐檀大道等你。”

她挂断了电话，紧张地四下张望，一切都很平静，就像波澜不惊的海面，其实海下暗流涌动，旋涡无数。

究竟是谁要杀她？什么猎人游戏？她好像没得罪什么人吧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她本能地跳起来，看见瞿思齐正迎面朝自己跑来，累得气喘吁吁：“太好了，你没事。”

白小舟愣了半分钟，忽然大悟：“你是不是‘看到’什么了？”

瞿思齐顾不得累，四处看了看：“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被人追杀。梦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伐檀大道，有人用狙击枪射杀你。”

“那我被打死没有？”白小舟迫不及待地问。瞿思齐苦着脸。“应该没有吧，我的梦零零碎碎的，只能看见一些场景，看不见前因后果。”他拉起她的胳膊，“我们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，别站在这里给人当活靶子。”

白小舟柳眉皱成一团，她开始犹豫，打电话向朱翊凯求援是否明智，那通奇怪的电话说如果她将秘密告诉其他人，那么知道秘密的人也会成为猎物，这不是陷朱翊凯于险境吗？

“我要离开这里。”她对瞿思齐说，“你留在这里等凯子，等凯子来了，你告诉他，我要回家一趟。他要问什么原因，你就说他妈妈的事我很生气。”

“他妈妈？”瞿思齐紧张地问，“他妈妈来找你了，你们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吧？”白小舟提醒他，“总之我没事，你那些奇怪的梦，就当它没有发生好了。”

瞿思齐拉住她说：“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”

“我说了没事。”白小舟甩开他的手，狠下心说，“你是我什么人？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”

瞿思齐像被人狠揍了一拳，一脸无辜地望着她。她不敢看他的眼神，转身拎起旅行箱就走：“别跟过来，你烦死了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眼泪就流了出来：对不起思齐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是为了你的安全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

身后传来惊呼，她惊慌失措地回过头，看见瞿思齐跌坐在地上，一脸惊恐。

“喂，你不会是摔倒了吧？”白小舟连忙擦去腮边的泪痕，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样说道。瞿思齐吞了口唾沫，往脚边指了指，白小舟凑过去，看见那里有一个弹孔。

她的心一下子凉了，瞿思齐已经一脚踏入了危险中，无法逃离。

她将他扶起来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赶快跟我走。”

古寺诡佛

瞿思齐坐在宾馆床铺上，满脸通红地看着厕所方向，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。“呃，你，你有必要大白天的洗澡吗？”

“你说，为什么对方知道我们的行踪？”

“定位器？”瞿思齐恍然大悟。

“幸好我带足了衣服，之前我们身上穿的都要扔掉。”

瞿思齐沉默了片刻：“真像美国的电影。”

“我很少看电影。”

瞿思齐翻了个白眼：“你真像活在上个世纪。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，你扔掉衣服、清洗身体是不够的。”

“哦，那还要怎样？”

“有部电影里，定位器是被安装在人体里的。”

白小舟打了个寒战：“怎么个安装法？”

“在身体上开个洞，把仪器安进去。”

“那还好，我身上没有伤口。”

“那你今天吃过什么东西吗？”

白小舟脸色惨白。“我……吃了个汉堡，好像还吞了个硬硬的东西下去。”

白小舟对着马桶使劲儿呕吐，瞿思齐一边帮她拍背一边为她加油：“别放弃，就快要吐出来了。”

“够了。”白小舟脸色青黑，胃部因呕吐而疼痛，“再这样吐下去，定位器没吐出来，我的胃先吐出来了。”

“难道是进肠子里去了？”瞿思齐说，“要不，你拉一拉试试？”

“去死！”白小舟忍不住白了他一眼，“太恶心了！”然后愤愤地在马桶上捶了一拳，“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浑蛋干的，我一定要他从头顶一直烂到脚底！”

“放心吧，我会先把他们砍成九九八十一块。”

这个时候，他们也只好骂几句，过过瘾。优美的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回荡不休，瞿思齐拿起来一看：“是凯子打来的。”

白小舟接了电话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”

朱翊凯在那头沉默。

“在我气消之前，不许给我打电话。”白小舟尽量摆出绝情的姿态怒吼。正要挂电话，突然听到那边说：“你被人追杀了？”

白小舟怒瞪瞿思齐，瞿思齐连忙摇头，表示不是他说的。

“你才被人追杀呢。”白小舟继续吼，“你以为转移话题我就会原谅你吗？”

“是秦哲铭说的。”

白小舟继续怒瞪瞿思齐，瞿思齐苦着脸：“我早该想到的，秦哲铭那张大嘴怎么可能藏得住秘密。”

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朱翊凯问，“我立刻过来。”

白小舟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：“四维宾馆 504 号房。你赶快打电话给秦哲铭，让他立刻开启 051 里的所有防御装置，躲在里面一刻都不要出来。还有，这件事谁都不要说，我不想多

一个人被卷进来。”顿了顿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“给我带杯摩卡咖啡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挂掉电话，白小舟就把手机扔进了垃圾桶。

“你这是？”瞿思齐惊讶地看着她。她白了他一眼：“亏你还看了不少电影呢，你就不怕他们监视我们的手机吗？”

瞿思齐还想说什么，白小舟朝他摇了摇头：“什么都不要问，跟我来。”

蒙大拿咖啡厅在凝华学园长寿门外，装修很有品位，整日里都亮着淡黄色的灯，光线暗淡。瞿思齐跟服务员要了纸笔，写道：“凯子怎么办？”

白小舟也写字回应：“他会来的。”

写完最后一画，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还有十五分钟到三个小时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？

音响里放着轻松明快的爵士乐，两人的心却像凝固的水泥，沉重得喘不过气，四周的气氛也变得更加压抑。白小舟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，整个咖啡馆尽收眼底，一旦发生什么事，她可以立刻逃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对于防范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，或许这是遗传自她那个失踪的老爸吧。

说起老爸，他已经将近一年没有消息了，他是活着，还是……她每次都不敢往下想，强迫自己相信父母都还活着，也许只是为了躲避某个人、某个组织而故意躲起来了而已。

“小姐，您的拿铁咖啡和糕点。”服务员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。白小舟奇怪地说：“我有点拿铁啊。”

服务员一脸茫然：“可是的确是您这桌点的啊。”

“那就放下吧。”瞿思齐也懒得跟她纠缠，不过就几十块钱的事。

白小舟盯着那杯咖啡和蛋糕，在纸上写：“里面会不会有毒？”

瞿思齐摇了摇头，拿过纸笔：“恐怕没那么简单。”

“咕咕……”机械的鸟叫响起来，吓了两人一跳，白小舟回过头去，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了下午五点。

三个小时到了。

蛋糕猛然炸开，两人只觉得千万根针朝自己的面门刺来，已来不及躲闪。剧烈的刺痛如同浪潮，一瞬间便将两人淹没。

他们的脸上、脖子上插满了钢针，每一个针孔如同被滴了一滴墨水，晕染开来。

有毒！瞿思齐回过神来，满头大汗，蛋糕还好好地放在面前，白小舟也好好地坐在对面。再抬头看挂钟，时针指向下午五点，秒针离12这个数字越来越近。

“小舟，快过来！”他大喊一声，一挥将蛋糕扫出去，然后将桌子推得立起来，拉着白小舟躲在桌后，蛋糕落地的刹那，秒针指向了12点，众人只听见轻微的爆炸声，钢针乱飞，钉在桌面上，发出夺夺闷响。这下子咖啡厅里的客人都遭了殃，一边惨叫一边将插进身体里的钢针拔出来。伤口迅速变黑，痛得他们在地上打滚。

一个颀长的身影忽然从后门闪了进来，冲到白小舟二人身边，一手拉了一个，什么话也不说就往外跑，两人还没回过神来已经被拉出了咖啡馆。

“卧倒！”那人低喝，随即身后的咖啡馆便发生了爆炸，灼热的巨浪将三人抛出去好几米。

白小舟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摔散了，挣扎着爬起来：“凯子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我来了很久了，快走，这周围至少有三个杀手，里面应该已经炸死一个了。”

医生将X光片放在发光板上，瞿思齐焦急地问：“有没有定位器？”

医生看了半天，摇了摇头：“她身上连颗金属扣子都没有，别说什么定位器了。”

瞿思齐不信：“医生，您看仔细了吗？”

医生一脸不悦，朱翊凯说：“张医生是最好的外科医生，如果他说没有，那就是真的没有。”

“奇怪了。”从门诊室出来，瞿思齐压低声音说，“难道他们在小舟身上下了什么术法不成？”

“如果小舟被下了术法，我们不可能看不出来。”

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只有找一个接收不到信号的地方，暂时先躲一躲。”

瞿思齐沉思片刻：“我知道一个地方。”

“等等。”朱翊凯脸色骤变，环视四周，“小舟哪里去了？”

小舟原本坐在候诊室里等结果，周围密密麻麻坐满了人，她将手套缓缓地褪下，久未见阳光的皮肤泛着淡淡的苍白。刚才几个小时所经历的一切太疯狂了，她还没能接受现实，那个什么游戏，为什么偏偏选上她呢？

她侧过头去，将外公的笔记拿出来，随手乱翻。外公，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你会怎么做呢？

书页在她手下哗哗地响，猛然间她似乎看到了“猎物”二字，连忙翻回去。那是民国九年，1920年时候的事，外公卫天磊到楚地游玩，下榻在某间客栈。隔壁住了一个中年人，眼窝深陷，很憔悴，像是几天都没睡觉了。他很谨慎，总是警惕地打量所有人。外公深夜忽然听见隔壁有打斗声，他本来不想多管闲事，但客栈年久，墙居然塌了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人摔了进来，他摸了摸那人的脉搏，已经没气了。

另一人从倒塌的墙里走过来，正是隔壁的那个客人。卫天磊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他也不说话。两人相视许久，到最后还是对方气势输了一筹，将眼神移开，低低道：“你也是来杀我的吗？”

卫天磊看了看地上的尸体：“我不喜欢杀人，不过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，我也不介意破例。”

对方打量他许久，忽然长长地吐了口气。

然后，卫天磊听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故事。

那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有钱人狩猎的游戏，几个军阀以重金聘请江湖人士做猎物，而他们亲自追杀，以此为乐。这个男人曾经就是猎物，但他逃出了那几个军阀所管辖的地界，这是违规行为，将会遭到追杀，至死方休。

那人说，他很后悔，当初只是想赚钱给重病的妻子治病，没想到钱没挣到，妻子也受他连累被杀了，如今一无所有，他不敢睡觉，害怕永远都不能醒来。

卫天磊相信了他的话，问他有什么打算，他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

天快要亮了，那人必须离开。他把自己随身带的一只怀表交给卫天磊，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，而且会死得很惨，他求卫天磊为他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起个小坟，立一块小碑，坟里就埋这块怀表，也算他死有葬身之地了。

交代完后事，那人就匆匆离开了，卫天磊打开怀表，里面有一张照片，是那人和妻子的合照。他感叹良久，收起怀表，也收拾东西离开了。他知道很快就会有新的杀手来，而他不想惹麻烦。

白小舟的双手有些颤抖，难道她也成了猎物吗？可自从上大学后，她连服务员都没去应聘过，何况是这样的猎人游戏？

难道和她的身份有关？听龙老师说，外公在三山五岳的身份地位很高，难免就会得罪不少人，会是外公的仇家吗？

医院的电视里正在播报新闻，美丽的女记者站在烧毁的四维咖啡馆门口，一本正经地介绍：这座咖啡馆因液化气泄漏发生爆炸，店内十几个人，包括老板在内全部死亡，无一生还。

专家提醒各餐饮企业注意安全，以免发生同样的事故。

她浑身都在发冷，只要验尸就能发现那些顾客在爆炸之前就已经死亡了，能够操纵媒体一手遮天，那些坐在幕后的人必定有钱有势。

她的信心开始动摇，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，她真的能够逃过这一劫吗？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小男孩忽然冲过来，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笔记就跑。她脸色一变，想也没想就追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抢劫。周围的人见只是个孩子，都以为在闹着玩，谁都没有帮忙的意思。

就这么一个跑一个追，不知不觉四周的人少了下来，只剩下惨白的墙壁和日光灯。她的心里开始打鼓，难道那个小孩是诱饵，专门把她引诱到人少的地方，然后下手？

即使如此，她也必须要追，那是外公毕生的心血。她不能失去它。

她转过一个拐角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，将她拦腰抱住，她吓得大声尖叫，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道：“小心点儿，别摔倒了。”

“刘明轩？”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刘明轩穿着一件白衬衣，脸色淡然，白小舟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那个穿锦袍的少年，一时失神。他轻轻放开她，将笔记本递过来：“这是你的东西？”

白小舟连忙接过来，抱在怀里：“是你帮我抢回来的？那个孩子呢？”

“跑了。”刘明轩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你好像惹了很大的麻烦啊。”

白小舟迟疑了一下，始终还是没把真相告诉他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来看一个朋友。”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忽然听见一声大叫：“刘明轩？是你？”

两人侧过脸去，瞿思齐和朱翊凯正匆匆赶来，刘明轩笑了笑：“你们也太大意了。”

两个少年愣了一下，都有些脸红。刘明轩双手环胸，靠墙而立：“这里是精神科重症病房，我朋友快回来了，还会带个病人回来，你们快走吧。”

白小舟有很多话想问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千言万语，到了嘴边只变成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刘明轩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回过身去打开某间病房的门。里面躺着两个人，一个中年人，一个小男孩，中年人的胸口上还插着一把尖锐的手术刀。

“小舟，你和刘明轩很熟吗？”朱翊凯从公交车前排转过头来问。

白小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，说很熟吧，他们说过的话不会超过十句，说不熟悉吧，又好像认识很多年了。她看了看朱翊凯，想说连你的肝脏都是他用昆山夜光做的呢，不知道凯子知道这个真相后会是什么表情。

见她不说话，朱翊凯有些不高兴：“你最好离这个人远点儿，这个人邪乎得很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。我调查过，他的过去是一片空白。”

白小舟想起那个锦袍少年，难道他真是妖怪吗？

她不想再跟朱翊凯纠缠这个问题，侧过脸去问坐在身边的瞿思齐：“你说的地方究竟是哪儿？”

“快到了。”瞿思齐指了指前方，“看，就是那儿。”

白小舟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茂密的树林中露出屋檐一角，上面有一只木雕螭吻，雕刻得活灵活现。

“寺庙？”

“果然是寒隐寺。”朱翊凯笑道。

“这寺庙有什么典故？”

“据说只要进入这座庙宇，所有信号都会失灵。”瞿思齐说，“这庙里最闲的就是扫地僧，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怪风将满寺的树叶都卷走。”

车子徐徐停下，白小舟看着面前高高的阶梯，尽头是一座古朴的庙门，门楣上挂一块黑

底飞金的牌匾，上书：寒隐寺。

“既然这庙宇这么神，怎么没见几个香客啊？”

“寒隐寺的住持是个怪人，普通的客人不接待。市里本来想把这里开发成旅游景区，但住持强烈反对，只好作罢。”

“那住持肯不肯让我们进门啊？”

“放心，我和住持有些交情，肯定没问题。”瞿思齐拍胸脯保证。三人爬上又高又陡的阶梯，虽然不过百步，却好像爬了整座山一般劳累。

瞿思齐一边大喘气一边上前敲门，敲了半天才有一个小僧将门打开一条小小的缝：“请问你们找谁？”

“我们找住持。”瞿思齐从脖子上掏出一块玉佛吊坠。小僧看了看，将门打开，双手合十，朝三人行了一礼：“施主请跟我来。”

寺庙内人很少，只能偶尔见到一两个僧侣。小僧领三人来到后面的客房：“三位施主在这里稍候，我这就进去告诉住持。”

白小舟还是第一次进寺庙，颇为新鲜。见客房对面有座小佛龕，便跑过去看，也不知供的是哪位佛，只觉得宝相庄严，身边趴着一只怪兽，忍不住双手合十，欠身拜了拜。没想到佛像前点的那三炷线香忽而断了，她有些害怕，问瞿思齐：“这是不是不祥之兆啊？”

“这佛像真是有意思，上次我来拜的时候连佛像头上的帽子都断了呢。”瞿思齐笑道。

白小舟表示不信，瞿思齐正打算演示一遍，忽然见一个中年僧人从外面跑进来：“拜不得，瞿施主，拜不得啊！”

“智空师父，好久不见了。”瞿思齐笑着打招呼。智空一脸不满：“瞿施主，住持不是说过没什么事不要到寺里来吗？”

你当我想来啊。瞿思齐在心中腹诽，却不敢说出来，觑着笑脸说：“我是来求住持救命的啊。”

“惹祸了吧？”智空幸灾乐祸地说，“住持早就说过，你命运多舛，迟早要出事。”

瞿思齐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，这话住持只说过一次，你每次见我都要说一次，你是复读机啊？

传话的小僧走了过来：“三位施主，住持身体不适，不能见客，你们可以住下来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”

智空老大不高兴：“智贤，带他们去客房，先把东西放好，再到前台来交食宿费。”

“先生，已经死了四个杀手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找来的都是什么废物？”

“他们全都是业内最顶尖的高手啊！”

“我们时刻都在监视这个女人，她根本没怎么动手就死了四个杀手，这也能算高手？”

“有很厉害的人在保护她。现在我们的仪器接收不到信号，先生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请您指示。”

“本市内只有一个地方能屏蔽我们的信号。客人们对这个毫无刺激的游戏很不满，给我想办法解决。”

“先生，我有个提议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客人们每次都观看猎杀表演恐怕已经腻了，不如让他们也参与进来如何？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，跟我去见客人们，将你的提议说给他们听听吧，他们一定很高兴。”

晚饭是一顿斋菜，味道非常好，白小舟好不容易吃了顿饱饭，觉得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

除了接受香油钱和食宿费的前台刷卡机外，整座寺庙几乎找不到现代家电，连水管的走向都仿佛遵循着某种规律，好像在极力避免现代文明对寺庙格局的破坏。

两个少年不放心她一个人睡，决定轮流在她房外守夜。她白了二人一眼：“哪儿那么麻烦，找个有三张床的房间就行了。”少年们立刻红了脸。白小舟再次白了他们一眼：“放心吧，你们在我眼里和解剖台上的尸体没多少区别，我不会对你们起邪念的。”

两个少年脸更红了。

这是个漫长的夜晚，安静得有些古怪。白小舟难以入睡，信号消失在这座寺庙，对方一定会追来，按理说应该也到了，这死寂会是大乱之前的宁静吗？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白小舟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被人推醒，看见瞿思齐和朱翊凯都穿戴整齐站在床边，她揉了揉眼睛：“大半夜的，什么事？要离开寒隐寺？”

“小佛龕那边有说话声。”朱翊凯压低声音说，白小舟的觉醒了一半：“是不是僧人们在说话？”

“不可能，僧侣们这个时间都要睡觉，第二天四点起床做早课。”瞿思齐说。

“不可能是杀手吧？”白小舟说，“哪有来杀人还先聊会几天的？”

“所以我们打算过去看看。”朱翊凯将衣服丢给她，“快把衣服穿好！”

三人蹑手蹑脚地来到佛龕外，门上着锁，却有很低的说话声，只是听不清在说什么。

朱翊凯握住门锁，小心翼翼地取下来，朝两人点了点头，然后一脚踢开大门冲了进去。然而三人都愣住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两只红烛和烧得快完的高香。

三人面面相觑，刚才说话的难道是鬼不成？

门在身后猛然关上，三人大惊，听见一个声音在头顶回荡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谁？”朱翊凯喝问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这次的声音很清晰。三人齐齐回头，看向那尊佛，它竟然睁开了眼睛，吓得三人连连后退。

“你又是谁？”白小舟壮着胆子问。

“你们是哪里的神灵？”佛像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“为何到我的寺庙里来？”

神灵？

三人互相看了看：“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们只是凡夫俗子。”

“老衲修炼数百年的法眼，不可能看错。”佛像忽然闭上了眼睛，“杀气东来，小心。”

瞿思齐大喝：“快趴下！”

“啪啪”两声轻响，子弹从三人的头顶飞过去，正好打在佛像胸口。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朱翊凯伸出手，五指微微合拢，佛龕剧烈震动起来，然后往门上一指，佛龕快速滑过去，将门抵住。

然后是一连串的扑扑声，朱翊凯按着白小舟的头趴在角落里，她能够感觉到子弹撞击地面所发出的可怕声响。

木门被打穿，几个高大的男人冲了进来，手中都端着枪。蜡烛已经灭了，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白小舟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溢出来的强烈杀气。

朱翊凯来不及多想，将白小舟拉进怀中，右手伸出去，他能够感觉到子弹从膛内射出的气流，五指一缩，子弹生生停在半空，然后噼噼啪啪落了一地。

所有人都惊住了，几双眼睛齐刷刷落在他的身上，他累得浑身都虚脱了，双手撑着地面，汗水一串串往下掉。

杀手们只迟疑了片刻，再次举起了枪。瞿思齐将手伸向腰际，忽然愣住了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焦距却落在他们身后。

他们迅速回头，却吓得差点儿握不住枪，一只狮子样的怪兽徐走过来，爪子在地上发出嚓嚓的轻响。它长得非常怪异，头上生有两角，唇边有须，身上有鳞片，像龙和狮子的集合体，一双大如铜铃的眼睛，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

白小舟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这不就是被佛像踩在脚下的那只怪兽吗？

杀手们朝它开枪，子弹如同雨点般朝它飞去，却像是打进了棉花里，毫无动静。它缓缓向前走了两步，忽然张开大嘴，朝众人怒吼，黑火自它口中喷出，只一瞬便包裹住了那些杀手。待黑火散去，杀手们毫发无伤，却仿佛被吸走了灵魂一般，目光空洞呆滞，木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狻猊，它是狻猊。”瞿思齐低声说。

古老相传，龙生九子，九子各不相同，狻猊就是九子之一，形如狮，喜烟好坐，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，随之吞烟吐雾。它就是传说中的狻猊？

狻猊悠哉游哉地转过身，缓缓离去，仿佛只是来吃了一趟消夜。白小舟追出去，外面的院子空荡荡的，哪里有什么狻猊的身影？

比起狻猊，瞿思齐对那些杀手更感兴趣，他小心翼翼地碰了他们一下，他们竟然如木头一般直挺挺地倒下了。他摸了摸他们的脉搏：“还活着，不过……可能仅仅是活着了。”

白小舟愣了半晌，轻声问：“我们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报警？你打算说什么？说一群变态半夜三更来杀你，然后被怪兽烧死了？小心被绑去精神病院啊！”瞿思齐侧过头去问朱翊凯，“凯子，你说呢，这些活死人怎么处置？”

朱翊凯靠着墙壁休息，脸上是掩盖不住的倦意：“扔到林子里去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”

“真狠啊，你。”瞿思齐逗他，“刚才你真是厉害得很，竟然能挡子弹，能挡导弹不？”

“思齐，你还真有闲心。”白小舟斜了他一眼，“我怀疑就算天在你面前塌了，你也能继续说冷笑话。”

“我这叫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”他叉着腰说，“谁去扔？”

白小舟和朱翊凯都盯着他，他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就知道会这样。这是怎样浩大的工程啊，看来今晚别想睡了。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智空念着法号，踱着步子缓缓走过来，“施主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怎么可以将人随随便便扔到林子里去呢？”

呃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瞿思齐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师父所言甚是，那您说要如何处理这些狂徒？”

“山后面有口枯井，可以把他们扔进去。”智空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呃，智空师父，您这是不是狠了点儿啊？”

智空双眉一竖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谁叫他们拆了我们师尊的佛龕！烧掉他们的灵魂是轻的！”

“师尊？”白小舟侧过头去看身上中了好几枪的佛像，奇怪的是上面并没有弹孔。

“来人，给我把这些人渣带下去！”智空大声说，立刻有三五个僧人跑出来，扶起杀手们匆匆离去。瞿思齐还想劝，一个小僧人低声道：“放心吧，智空师叔向来嘴硬心软，我们会负责把他们送去医院的。”

瞿思齐这才松了口气，智空又念了一遍佛号：“住持要见你们，跟我来吧。”

“这个时候？”

“怎么，因为你们，我们的寺庙都差点儿被拆了，不该去跟住持解释解释吗？”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瞿思齐迭声答应，朝朱翊凯和白小舟招了招手，“我们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住持呢。”

住持的房间本应该宽敞亮堂，寒隐寺住持智律法师所住的却是个不足十平米，只有一张床和一只柜子的小房间，除了门，三面无窗，哪怕大白天都阴暗得看不清旁边人的脸。

一位僧人端坐在床铺上，穿着大大的袈裟，人却极瘦。白小舟聚精会神地看也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住持，你没事吧？”瞿思齐有些担心地说，“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没这么瘦啊。”

“胖瘦都不过是一具臭皮囊，何必在意？”住持的声音嘶哑低沉，瞿思齐真的有些担心，

难道他圆寂的时机到了？

“住持，佛龕的事实在对不起，你放心，我们会赔偿损失的。”瞿思齐顿了顿，朝朱翊凯一指，“他会付钱。”

朱翊凯白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“不妨事，这是师尊命中注定的劫难。”住持仿佛极度虚弱，才说了几句话就气喘吁吁，白小舟忍不住问：“请问大师，那位佛陀究竟是……”

“他是我们的师尊，两百年前曾是这座寺庙的住持，修行数十年，曾降服狻猊。圆寂之后尸身不化，后来人们将他的身躯贴上金箔，供奉在佛龕之内。”

“既然肉身不过是臭皮囊，为什么还要贴上金箔供奉？”白小舟想也没想就冲口而出，立刻觉得不妥，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你说得没错。”住持低声说，“万法皆空，一切皆是执妄。这具臭皮囊的确不足以供奉，但我们保存师尊肉身，另有原因。”

“他或许并没有圆寂吧？”朱翊凯话一出口，住持便抬起了头，似乎正惊讶地望着他，瞿思齐以为他的话冒犯了住持，连忙向他打眼色。朱翊凯面不改色：“我听说佛家坐禅，可以不吃不喝数年，别人看时，犹如圆寂。不过，能坐禅两百年，倒还是第一次见。”

住持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刚开始众人都认为师尊是坐禅，可是一晃二百多年都没能从禅定中出来，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坐禅还是圆寂了。总之一切皆有天定，太过纠缠于生和死，反而陷入执念。”

“不好了。”一个小僧慌慌张张跑进来。智空瞪了他一眼：“没规矩！”

小僧连忙双手合十行了一礼：“住持，师尊的肉身不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众人太惊。住持对智空道：“带人去找找。”

智空答应一声，带人去了。瞿思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住持不必担心，说不定师尊大师已经从禅定中出来了。”

住持没有说话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。瞿思齐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，干笑两声：“我口无遮拦，住持您别生气。”

“出寺门往东走八里有一处砖瓦房，是守林的人住的，自从林业局在山那边修建了大屋子后就废弃了，你们去那里吧。”住持静静地说。

“去那里做什么？”

“那里有一个人，能解决你们的难题。”

三人还想再问，却见住持头垂下来，似乎睡着了。三人识趣地退出来，白小舟却一脸疑惑，眉头深深皱起：“思齐，那位真的是住持？”

“是啊，听声音看体形错不了，就是看不清脸。怎么，你看出什么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”

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朱翊凯说，“那个住持很奇怪。思齐，你以前见过住持？”

瞿思齐挠了挠头：“见过，是个很和蔼的老头子。我是跟我外公来的，外公是个信佛很虔诚的人，来了几次都没进得了门。那次终于进来了，拜佛龕的时候他让我也拜，一拜佛像的帽子就掉了，我外公还因此揍了我一顿，幸好有住持解围，说我有佛性，有慧根，要收我为徒。”

“他要你当和尚？”白小舟惊呼。

“我外公巴不得把我送到寺庙里来，不过我不干，坐在院子里哭。住持说和我没有师徒缘，给了我这块玉佛挂件，让我回去了。”瞿思齐的眼神有些黯淡，似乎想起了不太愉快的过去。

两人都不好追问，白小舟看了看朱翊凯：“那……我们还去不去他说的那个小屋？”

“去。”朱翊凯说得斩钉截铁，“反正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”